

中國歷代書畫展覽會

目 錄

日十二至日十月四年八廿國民 期日
廳畫樓四司公新大路京南海上 點地

國畫源流概述

劉海粟

中國歷代書畫展覽會爲籌募醫藥救濟經費，闡揚我國古代藝術，徵求各收藏家珍藏，公开展覽，門券所得，悉數交與上海醫師公會作爲醫藥救濟之用。不獨此也，復續續，表現民族精神，意義莫大焉！爰述國畫變演經過，俾增讀畫者之興。口

我國畫始於象形文字，即書即畫未分也，歷虞夏商周，畫乃與書分立。秦之張顛、蔡邕、蔡邕皆以畫名，雖未睹其蹟，固已彰諸史籍。洎乎魏晉六朝，佛教輸入中國，中國文化煥然一新局面。當時佛教畫流入中國，我頗能吸收其所長，而所謂新藝術者於焉產生。斯時名家輩出，韻流神發，畫風丕變，最著者如吳之曹不興，晉人衛協，顧愷之，宋之陸探微，南齊之謝赫，梁之張僧繇，隋之展子虔，董伯仁，鄭法士，莫不才異學邃，類能役物而不爲物役。而顧陸張展卓然稱爲畫家四祖焉。

魏晉南北朝之畫，得外來思想外來格式與民族固有之精神調洽滋養。頓呈極健全充分之中國歷代書畫展覽會目錄

發育，以迄乎盛唐，國勢隆盛，政治昌明，文章詩賦，蔚然勃興；繪畫亦因之進於最高尚完美之境域。蘇軾題吳道子畫云：「智者創物，能者述焉：非一人之所能也。君子之於學，百工之於藝，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。故詩至杜子美，文至韓退之，畫至於吳道子，古今之變，天下之能事盡矣。」蘇氏以如凡眼光，稽覽中國之文化，的確見地。唐畫上承魏晉六朝。下啓宋元明清。鬼神，道釋，人物，宮室，山川，龍魚，畜獸，花鳥，無體不備，無美不臻。○吳道玄人物，因絕百代；山水木石，亦開南宋。閻氏昆季「立本立德」冠冕一時。他若張萱之貴公子，周昉之仕女，曹霸，韓幹之馬，戴嵩之牛，薛稷之鶴，韋偃之松石，是皆專擅，各造極峯。○獨山水分南北宗者，唐前期絕少專家，後期始稱盛也。李思訓，王摩詰始以純粹之山水畫爲尚，李思訓一脈，皴法細勁，開青綠傳彩之法，王維一派，筆意縱橫，創水墨渲淡之格，風會所趨，各自發揮獨特之精神，我國山水畫自是遂有南北二宗之分：以李思訓爲北宗之首，王維爲南宗之祖。明董其昌曰：「禪家有南北二宗，唐時始分，畫之南北二宗，亦唐時分也。但其人非南北耳。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，流傳而爲宋之趙幹，趙伯駒，

伯鸞。以至馬遠，夏珪輩。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，一變鈎斫之法，流傳而爲張瑄，荆關，
、二，郭忠恕，米芾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……」北宗寓變化於嚴整，筆實神凝，氣韻特厚。
所脫跡象，筆意瀟灑，氣韻雅逸。李思訓爲唐之宗室，曾爲武衛大將軍，故人稱爲大
李將軍。子昭道界畫精細，世稱大李小李。王維，家於輞川，著畫學秘訣，有曰「畫道之中
水墨爲上，筆自外之性，成造化之功」。其藝術觀已可概見。宋蘇東坡曰：「味摩詰之詩
，詩中有畫，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。」可謂精鑒者矣。其時受王維之影響者，有盧鴻，鄭
虔等。盧鴻隱於嵩山，世稱嵩山高士。鄭虔與李杜爲詩友，杜詩所稱「鄭公樗散鬢成絲，酒
後常稱老畫師」者也。王洽之潑墨山水，亦獨樹一幟。項容，畢宏之松風泉石，亦藝苑之大
雅也。

唐宋五代，禍亂相尋，歷年不久，畫苑自不及唐代之盛，但亦有超絕古今之大師多人焉。
○荆浩，開全之山水，徐熙，徐崇嗣，黃筌，黃居宋，周文矩，趙昌，易元吉之花鳥人物，
貫休之佛像異獸皆冠絕百代，爲畫宗師。

畫至五代，上承唐之樸厚，而新開超逸華妙之體，至宋人出而集其大成。故宋代繪畫盛於唐代，實中國美術史上之黃金時代。西紀九七六年宋太宗詔天下搜求名蹟，設秘閣於崇文院，珍藏古今名畫。迨至徽宗更命纂輯宣和畫譜，蒐集宮內繪畫，計有六千三百九十六軸，就各畫之品類，析爲十門。宋代注重繪畫，歷三百年而不替，天才既多，派別斯興。

宋之山水畫，超絕唐世，人才蔚起，遂成古今獨步，最足代表中國昌盛時代之藝術。溯初唐之山水畫，初不過脫離古代人物背景，獨立一體，其藝猶未達極致也。自王維、張瑄、畢宏、鄭虔之徒出，深造其理，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，一洗前習。洎乎宋之董源，李成，范寬，三家鼎立，開唐人所未具之體貌骨法，畫風影響於後代，至今勿替。董其昌謂：「宋畫在董巨，畫脫廉纖刻畫之習，都以墨染雲氣，有吞吐變滅之勢，荆關有筆有墨，董巨有筆有筆無墨，營丘李成，華原范寬，則立於荆關董巨之間。時謂董得山之神氣，李得髓得骨法，窮極變化，南宗至此其殆神歟。關全弟子王端，營丘弟子宋迪，許道寧，郭忠恕，得其一體，已卓然名家。高克明未及董李之門，亦稱賢俊。郭忠恕數舉天外，滌墨成

較王洽潑墨更奇。米元章源出黃源，不落蹊徑，自謂無一點吳生習氣。」其言最能說明宋人山水畫之位置及價值。宋人對於自然與人生之最高理想，一一在山水畫上實現之矣。

黃源著色循李思訓。水墨雖似王維，而自出胸臆，渲染多姿，墨氣淋漓，實爲米畫之祖。傳其法者，釋巨然，江參，蕭照，劉道士諸家，元之黃公望，倪迂，王蒙亦遠紹北苑之精神者也。李成，以丹青水墨合爲一體，郭熙亦喜爲之，畫院諸人，爭效其法。其畫派不獨許道寧，宋迪，郭熙，高克明，燕文貴等宗之，其源流及於元明。范寬初師李成，又師荆浩，既而歎曰：「與其師人，不若師諸造化。」因居終南太華麓林麓間十年，目擊雲煙陰霧之變，乃脫盡舊習，獨得天趣；尤長雪山，見之使人凜凜，晚年用重墨，山頂好作密林。傳其畫派者有郭忠恕，田宗源諸人。

論者謂宋之山水畫，超絕唐世者，有上述之三派。三派首領皆有其特獨天才，非古人所能掩者，迨米芾及其子友仁出，獨創手法，畫作雲山，神奇變化，名振於時。嘗曰：「伯時病右手後，余始作畫。以李常師吳生，終不能去其習氣；余乃取高古，不使一筆入吳生。」

又以山水古今相師，少出塵格，因信筆爲之，多煙雲掩映，大氣波動之神趣。董其昌曰：「詩至少陵，書至魯公，畫至二米，古今之變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」。旨哉言乎。

院體畝自五代，工妍秀潤，斤斤規矩。北宋之末，高宗初年，趙伯駒、伯驥兄弟傳北宋衣鉢而發揚光大，筆法纖細如牛毛，極細麗巧整之致，遂樹南宋畫苑之新幟。而李唐、劉松年、馬遠、夏珪稱南渡四家，說者謂其工巧太過，殊不之重。

兩宋之道釋人物畫，受院畫之影響，風格亦日趨纖細，名家如孫夢卿、孫知微、陳用志、馮青、李德柔輩所作佛畫，咸能脫却印度畫之拘束自成一派。其奇者爲僧牧溪，擅淡墨觀音，龍虎花鳥無所不能，拖泥帶水，用墨如傅彩。賈師古學龍眠整巧之格，傳於梁楷，楷又創減筆之新畫風，作山水、人物，釋道鬼神，猿猴諸圖，其筆墨高古不可及。

畫之六法，難於兼全。吳道玄而後，獨李公麟始能兼之；佛像直追吳道玄；山水氣韻清秀，爲王維正傳，着色山水又似李思訓，尤好畫奔馬飛龍，龍眠實能集各派之大成者也。

花鳥畫自五代黃筌，徐熙各樹新幟以來，至宋而大盛；宋徽宗，天才卓絕，勾勒清勁，

傳彩古艷。文人墨戲，多作枯槎壽木，蘭竹梅菊，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，文同，蘇軾最爲著稱。

元以異族，入主中華，雖無畫院之設，而繪事極盛。上承宋之餘緒，而開明清近代畫之新體；尤尚淡逸超脫之格調。若以上古，中古，近代分析中國之畫史，尋其藝術發展變演之途徑，而鑑其遺跡；則當別漢以往爲上古，六朝至唐宋元爲中古，明清爲近代。唐以上之畫蹟，已不易觀；故言古畫者，開口輒曰宋元。雖然胡人滅宋，滿人滅明，不過一時獲得政權上之勝利，而於文化藝術上之發展絕無阻礙。故元襲宋風，清領明風，漢族文化繼續前進，而胡滿却反被同化。吾禹域人文之勢力，不亦偉哉！元初之繪畫，今日所傳之名蹟，首推趙文敏，高房山，錢玉潭，王若水諸人。子昂書畫兼妙，發明書畫同源之說，彼高古微妙之人物，鞍馬，山水以至竹石深得晉唐之趣，董其昌曰：『吳興畫法，有唐人之致，去其纖；有北宋之雄，去其曠。』其妻管道昇，子仲穆，弟仲光及仲穆之子允文，彥微皆名震一時，藝苑傳爲美談。高克恭承北宋二米法善淡墨山水；花鳥畫當以錢選王淵爲巨擘。舜舉慕趙昌易

元吉之風，而爲徐體之妙手；若水專工黃體之雅麗。若輩皆能整理先代之作速，而示後人以典型。○至臧良以後，李惠齋柯九思等之蘭竹，亦東坡與可之支流耳。

元之四大家黃子久，王叔明，倪雲林，吳仲圭出，以其高士逸筆，揮發胸中邱壑，遠祖荆關董巨法，近取營丘華原意；於是充明清山水畫之極則。黃公望生平畫格有二；一作淺絳者，山多作蟹頭，筆勢雄厚，一作水墨者，皴紋極疏，大癡在其幽靜簡遠之筆意中，感覺其生活之快愉。前人亦曰；『寄樂於畫，自大痴始。』吳仲圭創舉溼點苔之法，得宋人三昧；故其筆端豪邁，無一點市氣。王叔明爲趙子昂之甥，畫法神似其舅；又受右丞董巨墨法之影響；其用筆亦從郭熙捲雲皴中化出，神彩爛然，秀潤可喜。其作多峰巒層疊，蹊徑紆迴；烟靄微茫，曲盡幽致。倪迂稱其筆力能扛鼎，五百年來無此君，信矣。元四家中，倪瓚之作，品氣最高，可稱極端之文人畫。嘗自言曰；『僕之所謂畫者，不過逸筆草草，不求形似，聊以自娛耳。』古淡天真，米痴後一人而已。觀其畫，如經園囿林谷之中，而登瀛洲天堂清虛之境也，今人但沾沾於繁簡擬雲林者淺已。

朱明代胡元一統天下，繼紹趙宋之遺緒，朝廷復設畫院，遣文進，范暹等以花鳥，郭純以山水，應召爲永樂內殿供奉。宣德畫院，爲明代最盛之時期，與宋之宣和紹興兩時期相輝映，畫院人材有謝環，商喜，戴進，李在，周文靖等。咸入直仁智殿。戴進之絕技，堪稱明代名手，林良，林郊父子爲畫院中之寫意派之妙手，成化之際，吳偉，呂紀，呂文英等，皆直仁智殿。吳偉以畫稱旨，授錦衣百戶，賜畫狀元之章。呂紀，呂文英稱大小呂，又張氾者，亦有聲弘治畫院中。正德前後有王諤，朱端二家，共直仁智殿。王諤稱當時馬遠，萬歷初，王延策入畫院；顧炳借事內殿；明代畫院之盛，不下宋代，惟其畫風非復宋元。

明之山水畫，集王維以降，荆關董巨營丘二米趙文敏高房山乃至元四家之作風，具文人畫之典型者，稱爲吳派，此派自董其昌沈顥以來呼爲南宗，目爲文人士大夫之畫，浙派戴進院體周臣，名之曰北宗。並謂院體風骨奇峭，揮掃燥硬，有野狐禪，非吾輩當學之譏，此則門戶之見，非篤論也。夫國畫別南北兩宗，蓋自董其昌。然唐以降，歷代之山水畫，豈此一二變遷所能盡哉！香光所分二大系統，恐亦未見及此耳。即言水墨爲南宗之特色，而北宗爲

夏，亦何嘗不專水墨；裁構及設色之平淡野逸，蓋南北派俱有此美。世稱李大將軍，亦能士大夫之畫，且歷來北宗畫家，要皆文人；南宗作者，以畫爲業之行家，亦數數見。是則南北宗之差異與褒貶，實爲明代吳派浙派，傾軋之結果，實如漢宋門牆之見，而文人相輕，自古已然也。文人論畫，尚南貶北，風尚所趨，極盛一時，沈周文徵明，名重藝苑，因而有吳派之稱；緣此派大匠多吳人耳。嘉靖以後，董其昌陳繼儒輩出，紹沈文之遺緒發揚光大，不遺餘力，遂成中國畫史上之一大思潮，浙派幾無立足之地。萬歷而後，香光一統畫苑，流風所被，歷清代絲絲不絕，其勢概可見矣。沈石田天資卓絕，得天授，故能窮唐宋名家上下千載之奧。王穉登贊石田曰：「休矣！煌煌乎！沈先生之作，集厥大成。其諸全聲而玉振之者歟！」文徵明亦出沈氏之門，山水兼董巨大癡雲林之長，神采氣韻俱勝。雖極似子昂，然自具一種清和閒適之趣，論者謂由其人品高潔所致。徵明與吳寬，祝允明，唐寅友善，三十年如一日，子彭，嘉從子伯仁書畫皆絕家學相承，可謂盛矣。

周臣乃由院體漸移變化而過渡吳派之畫風，人物古而奇裝，纖穠冶麗，山水巒頭峻嶒，

直追李唐。唐寅，仇英皆出其門。子畏山水人物，靡不臻妙，得劉松年李晞古之皴法，行筆秀潤縝密，而有韻度，蓋能矩矱前哲，而銳出天機者也。從來師法北宋者，皆有作家習氣，獨子畏含英咀華，稚氣滿紙，實宗北而兄南者。此外文人士夫之擅藝事者，則有王冕，王紱。元章畫梅竹清秀高古。孟端山水師法黃鶴，長江遠岫，叢篁怪石，當時稱爲第一。其次有以墨竹著名之太常卿夏昶，文名藉甚。嘉靖萬歷間有錢穀，項元汴，孫克弘，莫是龍，徐渭，周天球，謝時臣，陸治，鄒迪光，王思任，張瑞圖，李士達，李流芳，米萬鍾，盛茂燁，吳彬等，指不勝屈，錢叔寶詩文書畫，皆受文衡山之指授，落筆點苔，沉着不苟。項墨林博學多聞，精鑒賞，富收藏，山水蘭竹輕淡饒有逸趣，莫雲卿高介絕俗。孫雪居山水花卉井皆佳妙。徐天池潑墨淋漓，筆意縱橫，周天球好寫蘭而有書卷氣，謝時臣得石田法而變化多端。李長蘅，山水有清標之致，逸氣飛動，與程嘉燧等共稱爲四君子，吳文中筆意縝密，力道韻雅，人品既高，則藝事自無塵俗之氣，傳世山水極少，故彌足珍貴也。米萬鍾，張瑞圖之蒼潤，陸包山之奇峭，李士達之朴厚，皆能各樹風標，離合文沈。其餘蔣蒿張路等所學宋

元，未免獷野，不爲世重，於是華亭派繼之而興。華亭派者以黃其昌元宰爲之領袖，董官至禮部尚書。謚文敏，詩文書畫皆稱絕，自謂突過趙文敏，故落筆便有滿瀉出塵之概，其畫不宋不元，顛倒一時，較元賢朱澤民唐子華輩固優，較曹雲西錢選亦有過之無不及；逸澗蒼鬱，骨格秀發，墨法之妙，尤爲獨得，蓋純乎韻勝者也。嘗自言：「氣韻不可學，生而知之，自然天授；然亦有學得處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胸中脫去塵濁，自然邱壑內營，成立褒鄂，隨手寫出，皆爲山水傳神。」效董者，趙文度而下無慮數十家，皆與董同時。香光與沈文唐，並稱明代四大家，萬歷至崇禎間，有陳繼儒，程嘉燧，倪元璐，惲向，黃道周，楊文聰，祁豸佳，宋旭，沈士充，顧正誼，卞文瑜，邵彌，王建章等，陳眉公跌宕風流，著筆蒼渾，不食人間煙火，程孟陽博學品高，山水法大癡，以腴潤見勝。倪元璐黃道周並以詩文書法重於當世，山水松石高古絕俗，不食人間煙火。「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無中。」悟此詩者，方能觀倪黃之畫也。楊文聰亦以山水竹石見長。三家者，皆晚明殉國之士，氣節文章，標炳當世，故其筆蹟彌爲天下珍重，有偉大之人格然後有偉大之藝術也。惲香山之山水，出自北

苑而別成一家，祁豸佳詩書皆學於思翁，畫頗整巧。趙文度師法宋旭，沈士充則出文度之門，其書畫有煙雲變滅之趣。以上諸家有謂之蘇松派者，顧正誼之流，則稱華亭派，皆有董思翁之遺風。卞文瑜之山水樹石勾剔有古意，邵瓜疇王建章書畫兼長，均爲華亭派，吳梅村作畫中九友歌，以董玄宰居首，王時敏，王鑑，李流芳，楊文聰，程嘉燧，張學曾，卞文瑜，邵彌等皆屬之，由此吳派中，又有雲間派與婁京派之別，王麓臺曰：「明末畫家，類多疏曠雋逸，自立堂戶，一變宋元面目。」豈不然哉！

明花卉之畫，於邊呂二家，林氏父子之水墨寫意派之外，文人則有沈石田，陳淳，陸治，周之冕四家，石田翁之花卉，輕淡沒骨，設色水墨皆備，別成格調，爲明代花卉文人派之開始。陳白陽，陸包山，周之冕，皆出自啓南。前述之徐渭亦多作花卉，與白陽同一神妙，跌宕風流，不可一世。

人物畫，前有蔣子成而後有阮福，萬歷時則有丁雲鵬。吳彬，吳廷羽。丁南羽博學能者，長於白描之佛像羅漢。吳文中亦長於白描羅漢，故宮所藏之二十五圓通圖，朴厚精奇，奕

弈如生。明代之人物畫，第一大家，則爲仇英，英最工於仕女風俗畫，鋪陳得法，情景如生，實人物畫上之新格，至於樓觀旗幟鞍馬之類，亦極精密，神采生動，不讓趙文敏。能傳十洲之畫，除其女杜陵內史外，不多見，尤求，程環，石銳均受其影響。迨明末崔子忠，陳洪綬出，別創人物畫新格，時稱南陳北崔，爲仇十洲以後之人物畫大家，而開清代人物畫之新紀元焉！傳神寫照之名人，則曾鯨出而轟動一時，萬歷十年意大利教士利瑪竇來明，能寫耶穌聖母像，曾波臣乃折衷其法，而作肖像，所謂江南派之寫照也。

滿清入關而主中華政權，制度文化，固多仍明舊，藝術思潮，亦仍紹述前代遺緒耳。明沈石田，文徵明以來，吳派勃興；董其昌，陳儒繼起，盛名壓藝苑，論畫尚南貶北，一時風靡，故清代藝苑，南宗獨盛幾三百年，非無因也。唯於明末而迄清初，紹浙派之衣鉢，而一洗蔣嵩等粗獷之弊！開清代山水畫健實精研之美風，爲浙派後勁，嶄然出人頭地者，厥爲藍瑛，其子藍濤，藍孟以及禹之鼎均傳其畫風。浙派之外又有稱袁派者，特長樓閣之畫，即雍正間內廷供奉之袁江及袁耀，袁雪，三家之後，已成絕響。

浙派既衰頹不振，而吳派逮夫清初，益臻變化之極，故南宗一統，清代畫苑，最負大名者，爲清初六大家，王時敏煙容，王鑑元照，均承香光。煙容窮大癡之奧，時謂得一峯正法眼藏，元照沈着古逸，力追元人。王翬石谷，吳歷漁山，同出煙容之門，融合南北，不落窠臼，雖品格不同，神韻則一，麓臺曰（墨井造詣，不在耕煙下。）非語虛也，乃一則名塞寰內，尊號古今畫聖，一則寂無所聞，後來至有不識漁山爲何許人者，不亦深可慨哉！壽平惲格胎息宋元，氣韻超逸，以恥爲天下第二手，避石谷而爲沒骨寫生。麓臺王原祁亦法宋元，直追子久，四王吳惲，鎔鑄宋元明別成一體，而其流宏布至今，在畫史取得特殊之地位。六家領袖推煙容，畫有特慧，髣髴即爲思翁眉公所激賞，山水勾勒所拂，虛靈神逸，隨意點染，邱壑渾成，淵深靜穆，其嫩如金，藝苑此詣，惟煙容獨步也。傳煙容之畫風者，其子王撰及吳歷，傳元照之畫風者，爲王原祁，傳石谷之衣鉢者，有揚晉，宋駿業，蔡嘉等，而吳漁山，王麓臺其尤著者也。漁山師事煙容，而得力於黃鶴之處多，醇厚沈鬱，在六家中爲最勝，畫品在石谷之上，與南田異趣同旨，惟傳世之作不多，麓臺論畫，每右漁山而左石谷，

嘗語弟子曰：「邇時畫手，惟漁山而已。」戴文節亦言沈厚之作，當代當推吳墨井。麓臺於大癡淺絳尤爲獨絕，熱不甜，生不澀，淡不厚，實而清，書卷之氣，盎然於楮墨之外。此後王宸，王玖，王昱冠以麓臺，亦稱小四王，麓臺門下之四弟子，其最能傳其衣鉢者曰黃鼎，則甚著名，沈德潛之歸愚文鈔，列舉當代以畫名者五人，惲壽平，吳歷，王原祁，王翬，黃鼎稱畫東派，尊古門人方士庶張宗蒼以及董邦達，董誥父子，錢繼喬維城兄弟等，以乾墨渲皴山石，焦墨積累林木，葱蒨蕭瑟，雖曰系屬畫東，而其神韻實出尊古，後來居上，駸駸乎突出畫東之樊籬矣。繼石谷而下者，有楊晉，顧昉，胡節之流，謂之虞山派，此等畫派之外，尚有新安派，松江派，江西派，金陵派等。新安派始釋弘仁，松江派起於董玄宰，趙文度實爲之首，羅牧崛起寧都，挾其學以游南昌，筆墨空靈，名動公卿，士夫學者多宗之，謂之江西派，查士標，孫逸，汪之瑞與浙江共稱爲海陽四大家。江左二家，又稱蕭孫，即蕭雲從，孫逸。程正揆，方亨咸，顧大申，時稱鼎足名家。金陵派以龔賢爲首，樊圻，高岑，鄒喆，吳宏，葉欣，胡慥，謝荪等謂之金陵八家，龔賢沈雄蒼秀，妙絕一時。